

羊之书

胡竹峰



霜叶 汤吉 摄

吃过两次全羊宴。

羊是大耳羊。偶见几只大耳羊，头呈三角，鼻梁微拱，有角或无角，头颈相连处呈锥形，颈长，体形高大，胸宽而深，背腰平直，臀部短而斜，四肢粗壮，耳极长，下垂状，大若牛耳。

大耳羊炖汤极好，乳白色，灯下一看，像阳光一般，人嘴灿烂又中正平和。这是羊肉的大境界。羊肉太膻，失了平和，过于平和，又少了灿烂。

古代医家说羊肉甘热，能补血之虚，能补肌肉之气。故曰：“补可去弱。羊肉之属也。”不知道羊肉能否给文章进补，多吃几次羊肉，会不会下笔滋润鲜美丰沛一些。

过去看字，喜欢线条干枯浅淡的书写，如今喜欢滋润鲜美丰沛的墨迹，其中多些厚实，多些圆润，多些福气。福气护佑肉身，多一些不坏。

我希望文章也可以写得滋润鲜美丰沛。

乡下过春节，在牛栏猪棚照例贴有“五谷丰登”“六畜兴旺”字样，红纸、黑字、竖排。五谷是泛指，说法不一，一切粮食皆可谓之五谷。六畜者，马牛羊猪狗鸡。马驾车，牛耕田，羊产奶，鸡生蛋，犬看户，猪产肉。六畜兴旺，五谷丰登，才是岁月静好。

岳西人养马的少，放羊的也不多，牛鸡狗猪，几乎家家户户饲养。

鱼羊合而为鲜，鱼鲜，羊鲜，羊为畜肉中最鲜者。猪肉油腻，牛肉粗重。羊憨厚善良，乃六畜中健朗君子，脏话里有蠢猪笨牛猪猡蛮牛之类，带不上羊。“羊”同“祥”，秦汉金石以“羊”为“祥”，“吉祥”写作“吉羊”。上古诸多器物，常见“吉羊”一词。吉羊者，好羊、善羊也，即羊长得又肥又壮。

羊成为礼祭青铜器着力表现的吉物，四羊方尊上即有四只羊与四条龙同在。见过不少汉雕石羊，其线型充满汉风，有一种威严，气度端凝正大。

过去，岳西人家的羊也差不多只在祭祀上使用，所谓猪羊上祭。祭礼毕，猪肉作为待客用。记忆里，羊经常埋了，嫌它膻，真是暴殄天物。偶尔有人讨得整羊回去，放辣椒粉红烧。那羊除了辣之外，别无他味，也是暴殄天物。

岳西的羊略瘦略膻，一方水土一方风物。内蒙古的羊肉自不必说，河南陕西的羊肉膏腴清香，皖北的羊肉以盆盛之，俨然重器。有一年去江苏太仓，当地羊肉羊肝羊眼羊球羊腿，一样样吃来，不亦快哉，不输内蒙古、新疆。藏书羊肉也好，厚味不足但清香有余。友人极力称赞宁夏手把羊肉，说是人间至味口，我没吃过。

汉画像砖上不少杀猪宰羊的宴饮场面，看得

人神畅。羊肉鲜嫩无比，吃得羊肉是福气。岳西人过去不吃羊，近年大多数人都爱吃了，口味不偏食是进步。

中国古代以牛羊为贵，直到明朝，羊肉身价才跌了下来。万历年间，羊廉于猪。《金瓶梅》上常二借钱，踌躇半日，西门庆给他十二两银子，说是东京太师府赏封剩下的。拿钱回家，常二嫂骂他出去一日，把老婆饿在家里。常二连忙上街买了米和一大块羊肉，常二嫂迎在门口道：“这块羊肉，又买他做甚？”常二笑道：“刚才说了许多辛苦，不争这一些羊肉，就牛也该宰几个请你。”寻常人家的柴米油盐，不染半点雪月风花。

小时候邻居家有两头羊。放羊简单，用一长绳系住，拴在稻田里或者山上。羊食量小，吃得几把草禾即饱。一帮孩子偶尔拿些新嫩的水草喂它，羊性格胆怯，人离得远了才敢进食。野山羊不是这样，它们胆子大。故家山林野山羊多，有黑色的白色的红色的棕色的，放牛时经常遇见它们觅食，人走得极近时才一溜跑开。走得几步，拿眼直勾勾丢过来，挑衅似的。

牧羊的地方远远就能闻到膻腥气，风从田野吹来，咩咩的羊叫让人觉得羊就在周边。

魏晋时期，女人听得蚰蚰的叫声，知道清秋将至，是时候纺线织布制作寒衣了，故称蟋蟀、蚰蚰为促织。

蟋蟀能鸣善斗，自古为人所喜，闲暇之余让它们聚到一起争高下。读过蒲松龄的《促织》，跌宕起伏，一波波是传奇也是世态。京津两地见过两回斗蟋蟀，组局者颇有古风，手书下帖邀约同好：

兹定于○月○日○时会斗秋虫 敬请
光临谨定
盆设○○○○○○

蟋蟀相争，着实惊险。斗败一方，贴盆壁掉头逃走。得胜者偶尔至死方休，穷追猛赶，上前一顿撕咬，断其足肢，直到对手仰面倒地无有生意，方才罢休。还见过一回斗鸡，双方羽毛耸立，羽翼张开，以尖喙互啄，利爪相向，各自不让。几局下来，败者肉冠鲜血淋漓，双目无神，胜者虽傲然昂首，也羽毛凌乱，不复上场时候光鲜。

斗鸡如用兵，有多番技法，撵、溜、转、跳、推、拉、打、抄、搓、掂、托、揉、绞、扰，不一而足。

物种的品行之一或者即为斗性，与天斗，与地斗，与外物斗，更与同类斗。蟋蟀寸余而已，鸡身不过尺长，居然有如此蛮力。牛羊体魄健大，彼此纠缠越发不可开交。

小时候常常看见斗牛，多是水牛，乡下人称为“打角”。四只牛角绞在一起，互不退让，正面相抵，左右摆动着发力。众孩童唯恐事情不大，在一旁拍手称快，大人不忍心牛吃痛，更怕它伤了身子，总是拉住缰绳，隔开它们。牛是乡农主劳力，容不得半点闪失。有回两头牛打角，一方落败，牛角生生折断了一截。看牛的孩子回去后，落得好一顿棍棒捶打。

斗蟋蟀、斗鸡、斗牛，都是旧事，许久未曾见过了。在皖北偶遇一回斗羊。梨花下的空地上，农人牵来几只羊，极肥硕高大。双方相距十几米，再放脱缰绳。一只羊微撒后蹲，一个箭步猛地低头纵身过去，周身毛发隐隐竖起；另外一只羊迎面发力直上，以首相撞，声响砰然。几个来回，羊角撞击的声响震得脚底嗡嗡晃动，让人肝胆心肺耳眼俱摇。旁边刚刚斗罢几只羊，头脸伤痕累累，涂抹有龙胆紫，让人越发觉得惨然。那羊跃跃照旧，不失兴致。我见了只是心情抑塞，不忍久留，匆匆就走了。

每每斗羊，总是提前相约，远近村民记下日程，名为“听风”，再口口相传，所谓“风传”，风吹十里。到了斗羊那天，看客人山人海。争斗得趣，得争强斗狠之趣，此为恶趣乎。

青霜凝愁

宫凤华

“霜降碧天静，秋事促西风。”清瘦的秋和圣洁的冬美妙邂逅，季节转换悄然无痕，波澜不惊。秋末冬初，白露为霜，一切彰显从容平和，让人心生豁达与含蓄，温暖与感动。

霜霰敷地的清晨，一个人背着手，简衣鹤步，折一束芦花，走在衰草离离的幽僻小道上，意境清远，仿佛走进范宽《雪景寒林图》萧寒凄清的画境里。天色纯青如宋瓷，饱满，柔和，暖人。天地恍如一枚巨大的琥珀，有旷古的幽寂，轻梦般虚幻。

屋顶、庄稼、草木上敷了一层青霜，生出空灵与清隽的意味。青霜，薄脆，清冷，如青苇女子粉嫩面额，蛋清般嫩，弹指即破，不胜娇羞。树木藤蔓上爬满青霜，大地在夜间嘤嘤哭过一场，演绎旷世的爱恨情仇。

菜蔬经霜，凤凰涅槃，像一个人，变得内敛、温润、甘美，让人看着欢悦。院墙上的扁豆和紫苏，叶片褐黄，容颜憔悴。木槿篱笆上，秋菊着霜，叶片结一层细碎冰晶，清丽柔靡的味道让人心生清欢。卤汀河边芦荻和水蓼缀了蕾丝花边，瘦骨嶙峋，如得道高僧，矍铄且清醒。卖菜的农妇，哈气成霜，人和菜搭配得天然协调，如妙手偶得的水墨山水。

村庄涂满铜质阳光，像古代寒士，风神俊朗。场院空旷，乡愁空洞无边。屋檐下挂着玉米和红辣，村妇新腌的香肠和腊肉。竹匾里晾晒着糯米粉，雪般晶莹温润。寒雀栖霜枝，卿卿我我，犹如几逗淡墨浸润白宣，生动了冷寂霜晨。炊烟袅娜升起，是乡村会跳扭秧舞的植物。

农家小院里，村妇拍打日晒暄棉被的嘤嘤声，鸟音一样，疏落又饱满地散开。岁月静好如一朵清莲静静绽放。杂树素描般简洁，鱼脊般爽利，贴于幽蓝天幕。皤然老翁牵着垂髫稚子，倚墙负暄，陈年往事，如酒甘醇。微尘旋舞，花猫咪缝着眼，光阴缓慢流淌。

乡村霜夜，邈远而空阔。月光清如溪水，静似画布。晕黄的月光柔软地铺洒在地，青霜平添一份柔和，寂寥而悱恻。梧桐和柿树的剪影投映粉墙，清简舒朗，虚怀若谷。漫步月夜，身披霜白，内心丰盈而喜悦。脚踩薄霜的声响，如秋虫呢喃，蚕嚼桑叶，锅煎脆饼，世界充满幽微的情趣。

霜天静夜，熬山芋粥，炖茨菇咸菜汤，煨羊杂大蒜梗汤，家人闲坐，灯火可亲。熬一种田园情结，炖一怀暖老温贫，煨一份清凉古意。此时，一股柔软的乡愁倏忽传遍全身。茨菇溜圆，味道清隽。羊汤滚热，暖心暖胃，来一碗自家清酿，寒夜客来茶当酒，直喝到打饱嗝为止，窗外一钩新月天如水。

有时，木格窗外风声飕飕，青霜迷离，聆听一段苍凉淮调，亦或几首经典老歌，伤感与怀旧，感恩与悲悯，棉衣裹身般熨帖。有一种天长地久的渺远与旷达。不知今夕何夕。

栖居江北小城，凭窗远眺故园，怀想稼穡农事，乡愁汨汨流淌。霜晨月，鸡爪霜，板桥霜，雪上霜，冷峭苍凉、清新隽永的古人画幅。

青霜寒凉，敏感脆弱，如古代驿旅上游子的乡愁，忧伤而唯美。心怀青霜，尘滓澄雪，安稳妥帖。去古旧乡村踩踏青霜，踩踏烟火生活，守一份淡然，伴一缕乡愁，霜天寥廓而恬然、诗意而从容。

